

汉语动词复合的认知动因与信息结构*

台湾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戴浩一

0. 前言

传统汉语语言学的核心是文字、声韵、训诂,其研究的目的是在诠释古典文献,或为作诗填词的工具书,但是对构词与语法没有固有(indigenous)的分析方法。因此,从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汉语构词及语法的研究都要借用从印欧语言现象引申出来的后设/上层语言(metalanguage)以及分析理论作为基础。更有问题的是把汉语翻译成英语,再用英语的语感来分析中文。尤其是在英美养成、英语能力优异的语言学家最常有这个问题。这种方法当然容易推理到普遍语法,但是代价是扭曲了汉语语法的结构本质,也忽略了人类语言的词汇与语法都会受到历史文化与社会认知的不同而有重要的差异(Tai 1989,戴浩一 2000)。

因此,汉语语法的分析应该避免套用从印欧语言发展出来的后设/上层语言以及分析框架(陆俭明、沈家煊、邵敬敏、张黎、戴浩一,等)。印欧语言是以形态为主的屈折语言(inflexional language),而汉语缺少形态屈折,而是以词汇的语意建构的意合语法(张黎 2017)。

以印欧语言为基准的构词学(morphology)可分成三部分:屈折(inflexion)、衍生(derivation)、复合(compounding)。相较于其他印欧语言,英语不是高度屈折变化的语言,然而英语的名词有复数词素,如-s(book/books)与-en(chick/chicken),以及人称代名词的单复数变化,如第一人称的I/we与第三人称的he/she/they等。汉语没有真正的复数

* 本文曾于2019年10月26日在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举行的“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报告,受到陆俭明、史有为、沈家煊、邵敬敏、张黎等与会学者的指正,谨在此致最诚挚谢意。

词素。有时被认为是复数词素的“-们”(我们、你们、他们)并不是真正具能产性(productive)的复数词素。英语动词的屈折词素(inflectional morphemes)有-s(与第三人称单数相呼应)。这个词素是区分英语主语(subject)与施事者(agent)最重要的词素,主语是句法的概念(syntactic notion),而施事者是语意的概念;汉语没有呼应的词素,主语的句法定义,在汉语语言学一直是个“老大难”的议题。虽然英语不如其他语言(如,匈牙利语,黎巴嫩语,及一些非洲语言)宾语与主语都有呼应的语素,但-s这个呼应词素也在句法上定义了宾语(object)。因此相较于英语,汉语的句法关系与语意关系更密切。其他英语动词的屈折词素还有-ed(过去式)、-ing(进形式)、-en(过去分词)、-'s(所有格)、-er(比较级)、-est(最高级)。汉语没有时式(tense),只有时貌,如“-了”“-着”“-过”。这三个时貌标记是束缚词素(bound morphemes),但是不能算是屈折词素;它们都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其本身的语意还是相当清楚的。例如,汉语的进形式是用表达“存在”的“在”,所有格用表达“限制”的“的”,比较级用“比”,最高级用“最”。这些词素都是语意透明的单词,也呈现出汉语的词汇与句法的分析性(analyticity)与透明度(transparency)。

汉语在衍生方面也没有英语丰富。最明显的是汉语动词与名词同形,例子不胜枚举,在汉语语法文献里是“兼类”的议题。附加词素有后缀,如“-子”(桌子,椅子)、“-头”(木头,石头)、“-化”(西化,美化)、“-学”(语言学,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也有前缀,如“老/小-”(老李/小张)、“第-”(第一,第二)、“初-”(初一,初二)。但是这些都是衍生词汇,也都是汉语词汇的一部分,不会如屈折词素涉及句法。赵元任先生在《中国话的文法》第六章里也不把有附加词的词汇视为复合词。

相对地,复合(compounding)是汉语构词学最重要的部分。汉语复合词有名词复合词,动词复合词、形容词复合词、副词复合词。这四种复合词各有其复合的原则与用单词复合的分析性与透明度的不同议题。

另外,重复(reduplication)也是汉语构词的特色,也涵盖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四大类。重复在汉语的拟象性(iconicity)是个重要的议题,但不在这篇文章的范围内。

本文目的在探索汉语由单字词动词构成双字词复合动词的认知动因

(cognitive motivations), 以及其信息结构 (information structure), 并进一步以张黎所倡导的汉语意合语法来诠释汉语复合动词的分析性、透明度与隐晦性 (opacity)。最后, 本文对华语教学“字本位”与“词本位”在识字与阅读的角色提出一些浅见。

1. 汉语复合动词的认知动因

关于复合词, 赵元任先生《中国话的文法》第六章有非常详细的讨论。他先从结构的观点把汉语复合词归类为(1) 主谓式复合词, (2) 并列式复合词, (3) 主从复合词, (4) 动宾复合词, (5) 动补复合词, (6) 复杂复合词。在这个六大类下进一步分门别类探讨各种不同的名词复合词、动词复合词、形容词复合词、副词复合词。例如, 动补复合词的补语有结果补语、方向补语、能性补语、程度补语等。重复在赵先生的书中散见各章节, 没有独立成一章, 大概是因为在不同词类与语意下比较方便详细讨论他观察到的细节。如果是以拟象性为出发点, 汉语的词语的重复自然可成为独立的一章。

汉语的复合词如果从认知动因的观点来探讨,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它们的本质。拟象性理论中的时间顺序就是一个语言结构中最基本的认知动因。复合动词会涉及两个单音动词的时间顺序。最明显的是表达动作(V1)与结果(V2)的动补复合词, 如“打破”“踢倒”; 其次是能不能达到目的复合词“打得破”“打不破”, “踢得倒”“踢不倒”; 再其次是带有表达方向的动补复合词, 如“回来”“出去”。

张丽丽(2003)就是利用时间顺序原则 (Tai 1985, 戴浩一 1998) 来解释汉语动词复合词形成的动因。她把时间顺序原则应用到中文“V1—V2”式复合动词中的概念结构, 并找出与其搭配的构词结构。她先把动词概念二分为对等与不对等, 然后预测 V1 与 V2 的语意及语法关系:

- A 当复合动词的 V1 和 V2 概念不相当, V2 不是表目的就是表结果。
 - A1 若 V2 是施事者所能控制的行为, V2 作目的事件。
 - A2 若 V2 不是施事者所能控制的行为, V2 作结果事件。
 - A3 V2 为目的事件, 整个结构偏近偏正结构。
 - A4 V2 为结果事件, 整个结构偏近动补结构。

B 当复合的 V1 和 V2 概念相当、相对或相近,排序上无涉于时间顺序原则。

B1 当复合的 V1 和 V2 概念相当、相对或相近,整个结构属并列结构。

戴浩一(Tai 1985)提到不涉及时间顺序的句子是相当典型的并列结构,其组成的子句允许自由的词序。如“他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与“他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但是,并列的动词复合词大部分都有固定的词序,如“呼吸”“买卖”。少数在一些方言会呈现出相反的词序,如“喜欢”与“欢喜”;汉语的“语言”在日文是“言語”。赵元任先生(1968)在并列复合词那一节从不同词类与不同语意义关系描述各大词类下的并列复合词,几乎找不到词序可自由颠倒的例子。这个构词法与句法的差异值得将来进一步探索。

再者,“目的事件”与“结果事件”的语意区分不能单靠概念不对等的 V1 与 V2 就能决定,还得靠整个句子的语意功能,如“把窗户敲破才能进屋子里去”“不小心把花瓶打破了”。然而,不管是“目的”还是“结果”,放在动作的后面都是与时间顺序原则吻合。

张丽丽(2003)探讨的议题之一是,除了动补与并列复合词外,还有哪些复合动词是由两个单音动词组成的。她观察到以前较少被注意到的“V 有”和“V 得”复合词是相当有衍生性的。前者如“带有”“放有”“住有”“建有”等;后者如“查得”“求得”“取得”“换得”等。这些复合词都固定用“有”和“得”作为 V2。这些 V1—V2 的复合词可归类于动补结构,也符合结果概念。另外有许多动词复合词用固定的 V1,“改 V”“加 V”“补 V”“增 V”“代 V”“借 V”“分 V”等。“改 V”的例子有“改做”“改用”“改写”等,“加 V”的例子有“加买”“加收”“加领”等。这些 V1—V2 的复合词可归类于偏正结构,也符合目的概念。因此,这两种有衍生能力的动词复合词也基于时间顺序原则。

2. 汉语复合动词的信息动因

动补复合动词的讯息中心是在“结果”。如“杀死”“看见”“听懂”“学会”等(Tai and Chou 1975, Tai 1984)。因此,可以说“张三杀了李四三次,李四都没死”“杀得死/不死”“看得见/不见”“听得懂/不懂”“学得会/

不会”等。问句“他跑得快不快?”,回答是“快”或“不快”,而不是“跑”或“不跑”。同样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可看出汉语从古代,就把“动作”与“结果”的单音动词划分出来。由此观之,V2用“补语”来描述也不是很恰当,不如用“谓语中心”(center of predication)(Chao 1968, Tai 2003)来描述,而汉语的“动词”不管是在句法层面或语意层面都与印欧语言或是动词有屈折变化的语言(如日语,韩语)都扮演着相当不同的角色,证明张黎所倡导的意合语法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3. 感官动词复合词

在这一节我们利用感官动词复合词进一步检视动补复合词的构词的衍生能力。汉语的五官动词“看”“听”“嗅/闻”“尝”“触/摸”都是不具有界线(unbounded)的动作动词(action verbs)。它们需要动词补语来表达有界(bounded)的完成动词(accomplishment verbs),如“看见”“听见”“嗅到/闻到”“尝到”“触到/摸到”。“看到”“听到”也可以表达完成的复合动词,而“*嗅见”“*尝见”“*触见/*摸见”却是不合语法。以“看”为词首的复合动词有“看懂”“看破”“看透”“看望”“看中”“看轻”“看重”等。以“听”为词首的复合动词除了“听懂”“听清楚”外,其他能与“看”复合的都不合语法,“*听破”“*听透”“*听望”“*听中”“*听轻”“*听重”等。很显然地,动补复合词的构词的衍生能力与两个复合的单词各有不同的语意有关,例如“看破”的“破”与“打破”的“破”有不同的意涵;“看中”的“中”与“打中”也有不同的意涵;而“看懂”的“看”与“看轻”“看重”的“看”也有不同的意涵。也就是两个单词的意合并不是 $1+1=2$ 那么简单、清楚。他们的意合有单词动词核心语意的限制,也有其延伸语意的实用,更有复合的意合语意。如何利用大数据计算应该是意合语意能更上一层楼的策略。

4. “字本位”/“词本位”的二元性的汉语教学

“字”是中文固有的语言单位,“词”是从英文“word”借过来的语言单位。中文区分“字典”与“词典”,英文只有“dictionary”。因为“字”是固有的,所以在一般人的口语中“字典”是低标记性(unmarked),“词典”是相

对于“字典”是高标记性(marked),因此我们会把英文的“dictionary”翻译为“字典”。虽然汉语从古代的单音节词汇发展至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多音节词汇,现代汉语还是半数以上的“词”(word)是单音节(monosyllabic),同时又是单词素(monomorphemic),可以是三位一体(one syllable-one morpheme-one word)。又因为单音节词本身不能用语音的变化来加上附加词素,以表达句法或语意关系的变化,汉语的单词刚好可以用一个汉字来表征,因此可以说是四位一体(one syllable-one morpheme-one word-one character)。更重要的是书写的汉语是用单音的汉字来做各种依结构或语意复合而成的词汇。“字本位”(徐通锵 2008、白乐桑 1989、吕必松 2016,等)与“词本位”(赵元任 1968、陆俭明 2011,等)的分析理论与汉语二语教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汉语二语教学的传统方法是先训练口语,再逐步介绍已掌握的口语的汉字词组,进入阅读的阶段。这个方法有如小孩先学会说母语后,再进入阅读的训练。这就是“词本位”二语教学的基本精神。一般的认知也认为一开始就直接学习汉字与其发音会让学习者感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阻碍了学习的信心。而且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字词几乎过半,一开始就直接用汉字教学,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就如白乐桑(2020)指出,中国最早的识字教材,如《文字蒙求》《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都是直接认识单音汉字,进而进入学习阅读与书写。“字本位”的二语教学,白乐桑在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有多年成功的实践经验。台湾许多失聪的聋人也是经过直接认字的方法学会阅读与书写,这个现象更证明识字与阅读可以不需要语音的辅助,也对识字与阅读需要基于语音的理论提出反例。

本文提出“字本位”/“词本位”二元性的汉语教学。就是,单音节的字与单音词之间语意透明(transparent)的复合词可以直接用汉字教学,如“打”“破”和“打破”,“看”“到”和“看到”。单音词之间语意隐晦(opaque)的复合词可以用“词本位”的方法进行教学,如“风流”“鞠躬”等。当然也要考虑到词频与日常沟通的需要。

汉语是分析性极高的语言(Sapir 1921, Tai 2013),名词、形容词、副词、量词的复合词结构的逐一分析不在本短文的范围内,但是本文提出的

二元教学法应该也可以应用在汉语二语教学。汉语词汇系统的最大的特色是可以用单音节的字词组成双音节的语词。这种现象在词汇分析理论与汉语教学都有重要的意涵。以名词为例,我们也可以用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归纳汉语复合名词的组合策略。

策略(一)是以范畴化(categorization)衍生:火车(train)、汽车(car)、卡车(truck)等。

策略(二)是所属关系(possession)衍生:树干(trunk)、树枝(branch)、树叶(leaf)等。

策略(三)是以人体代替物体:山头,山腰,山脚等。

策略(四)以动物身体部位描述植物部位:果皮,果肉。策略(三)及策略(四)是用

策略(二)与比喻认知原则。

策略(五)从陆地动物到水上动物:河马,海马,海狮等。策略(五)是利用心理空间(mental space)的认知原则。从这些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汉字中文词汇系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相较于印欧语言或有丰富屈折变化的语言,汉语的形态结构与句法结构比较简单,字词组合有其策略与分析性与透明性。汉语语法的重心在其词汇系统,与它们基于相对简句法结构与意合语法策略。因此,词汇的教与学该是汉语二语教学的重点。

参考文献

白乐桑.汉语语言文字启蒙[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7.

白乐桑.华语文教材的本质性标准:一元论抑或二元论[M]//华语文教学的多元视野与跨界思考.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20:9-32.

沈家煊.名词和动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吕必松.我为什么赞成「字本位」汉语观—兼论组合汉语教学法[Z/OL]吕必松的博文 <http://blog.sina.com.cn/lvbisong>,2016.

陆俭明.我关于字本位的基本观点[J].语言科学,2011,10(3):225-230.

戴浩一.新世纪台湾语言学研究之展望[J].汉学研究,2000,18(特刊):511-519.

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张黎.汉语意合语法学导论—汉语型语法范式的理论建构[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

张丽丽.动词复合与象似性[J].语言暨语言学,2003,4(1): 1-27.

Chao, Yuen-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Sapir, Edwar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1.

Tai, James H-Y. Verbs and Tens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Categories. Testen, D., Mishra, V., and Drogo, J. Parasession on Lexical Semantics.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84: 289-296.

Tai, James H-Y. Temporal Sequence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Haiman, J. Iconicity in Syntax, pp.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5: 49-72.(中译本为《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黄河译)《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一期)

Tai, James H-Y. Toward a Cognition-based Functional Grammar of Chinese[J].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Monograph Series of 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89, 1: 187-226.

Tai, James H-Y. 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3, 4(2): 301-316.

Tai, James H-Y. Reflections on Typ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Chinese Grammar[M]//Chiu-yu Tseng, Academia Sinica. Huma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2013: 59-87.

Tai, James H-Y. and Jane Chou. On the Equivalent of 'kill' in Mandarin Chinese [J].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75, 10(2): 48-52.

其他有关 James Tai/戴浩一文献,请上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网站师资栏下点击“戴浩一”。